

汉语量词“合”与“合(盒)”的历时考察*

冯 赫

提 要 秦简“容二合”的“合”不是容器量词“盒”，而是基于“容(镕)”使用时“两半相合”的概念特征而转指钱模(镕)形成的个体量词。基于同样的认知机制，动词“合”也转指其他成对(成套)或者两部分相合为用的事物单位。中国古代交战短兵相接、交合厮杀，因此由动词“合”的典型特征转指事件(交战)本身，然后又由表示交战的“合”转指交战的量而形成动量词“合”。以上两种量词“合”在汉语里始终都不写作“盒”。表示“盒子”的容器名词在南北朝时期写作“合”，大约宋代以后才写作“盒”。“合(盒)”是底、盖儿相合为用的盛物器具，其来源是表示“闭合、对拢”的动词“合”。量词“合(盒)”来源于名词“合(盒)”，这是以容器的有界特征转喻内容物的度量单位。汉语量词的历时研究应重视对“同形异词”现象的考察。

关键词 量词 历时来源 形成机制 合 合/盒

○ 引 言

早在战国末期汉语就出现了“容二合”的数量结构，汉代以来则有动量词“合”，唐代以后又有词形为“合”、元代以后写作“盒”的名量词。这些以“合”与“合(盒)”为词形的量词是怎样形成的，它们之间是否有历时演变的直接关系等，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。

本文基于历史语料的调查，从历时角度分析量词“合”与“合(盒)”。这里所谓的量词，是指具有计量功能的语言成分，可以是但不必是专职化的量词。本文讨论的量词“合”与“合(盒)”，是指具有计量功能的词形是“合”与最初词形是“合”、后来写作“盒”的不同语言成分，主要内容包括：秦墓竹简“容二合”的“合”是否就是后来的量词“盒”；名量词与动量词“合”的形成；名量词“合(盒)”的出现时代与形成；有关量词产生的认知因素或形成机制。基于问题的分析，本文也提出相关的一个观点，即汉语量词的历时研究应该重视“同形异词”现象的识别和研究。

一 关于量词“合”

历时地看，汉语以“合”为词形的量词有名量和动量两类。本文着眼于来源、语义及形成路径的关联，分别讨论动、名两类具有计量功能的“合”。

1.1 秦简“容二合”与名量词的“合”

*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类型学视角下的明清汉语语法研究”(编号:15ZDB098)阶段性成果，并受“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”资助，承蒙吴福祥师悉心指导，谨致谢忱！

据调查,名量词“合”最早见于秦代的竹简:

(1)某里士五(伍)甲、乙缚诣丙、丁及新钱百一十钱,容二合。(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封诊式》)

“容二合”是上古汉语“名+数量”的优势语序,学界曾把这个“合”释为名量词“盒”,或作为“个体量词”的例子引用,如向熹(2010:66)认为:“‘合’用于盒子一类的对象,后来写作‘盒’。”向先生的意见当属千虑之失。因为,秦简“容二合”的“合”并不是后来的量词“盒”。

首先,“容二合”的“容”即“镕(镕←镕)”,是铸钱的模具。秦简上例下文:

(2)丙盗铸此钱,丁佐铸。甲、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、容,来诣之。(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封诊式》)

例(1)“容二合”的“容”,即例(2)“甲、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、容”的“容”。秦简整理者注“容”为“镕”,“《汉书·食货志》注引应劭云:‘作钱模也。’钱模分两扇,故以合为单位。”可信据。“容”即后来“镕(镕)”字,指铸钱的模子(竹简译文译“容”为“钱范”,与铸钱模子是同一个意思)。我们认为,“容”本指“面容”“容貌”,用来指钱模是基于“相似性”的隐喻,即“面容”→“钱容(镕)”。因为“面容”是特征确定的有界轮廓(样范),因此通过认知隐喻指称钱模(钱范),这个意义的“容”汉代写作“镕”,是所谓区别字。

秦简“容二合”的“合”,本来是动词。《说文》:“合,合口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引申为凡会合之称。”动词“合”表示的“闭合”“相合”等从上古汉语开始就是常用义(无须罗列)。“容二合”的“合”是基于“相合”的概念,转指钱模(镕)的量,即:铸钱时模具“容(镕)”两扇相合(用“镕”、即钱模铸钱时两半相合成为一个整体),才用“合”作为一套模具的量词。或者说,“两半相合为用”是“容(镕)”的显著功能,所以用“合”转指“镕”(铸钱模子)的单位,量词“合”形成的机制是基于相关性的转喻。因此,秦简“容二合”是说“铸钱模子(镕)两副(或两套)”。可见,秦简“容二合”的“合”不是“用于盒子一类的对象”,也不是后来的容器量词“盒”。

在汉语的历史上,基于动词“合”的“相合”概念,“合”除转指钱模(镕)的量之外,也转指其他成对(成套)或者两部分相合为用的事物量。例如:

(3)海州土俗工画,解读另造海图屏风二十合。(封演《封氏闻见记·大鱼鰓》)

(4)仍所求得法门一麓、两部曼荼罗坛样等盛皮大箱一合,寄付第八船头伴宿祿,兼付随身物。(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一)

“屏风二十合”就是屏风二十副(套),“大箱一合”也就是大箱一个。因为屏风(围屏)屏扇配合、箱子底盖“两半相合”使用,所以用“合”来转指它们的量。秦简“容二合”与唐代的“屏风二十合”“大箱一合”之类的量词“合”,都是基于与事物关联动作(“合”)显著特征的认知转喻。

1.2 动量词“合”

与“相合”义动词“合”有演变关系的还有表示交战次数的动量词“合”。古代交战双方短兵相接,相向、交合厮杀,所以“合”指双方交战,这是以动词“合”的典型特征(“相向、交合”)转指事件(交战)本身。例如:

(5)自始合,而矢贯余手及肘。(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)

(6)合战用力而敌退,是众位威也。(《荀子·强国》)

(7)兵怒而相迎,久而不合,又不相去,必谨察之。(《孙子兵法·行军》)

(8)臣等身披坚执锐,多者百余战,少者数十合。(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)

例(5)一(8)“合”都指交战,例(6)“合”“战”同义并列,例(8)“战”“合”同义对举。大约从东

汉时期开始,“合”就常用作双方交战的量词,这又是用事件“合”(交战)本身转指事件的量。例如:

(9)是日战数十合,复力战,杀伤虜二千余人。(《前汉纪·孝武皇帝纪》卷十四)

(10)时布身自搏战,自旦至日映数十合,相持急。(《三国志·魏书·典韦传》)

(11)两马相交,战有四五合,高顺抵敌不住……(《三国演义》十八回)

总之,基于动词“合”的典型概念特征,形成了包括秦简“容二合”、唐代“屏风二十合”与“大箱一合”的名量词“合”,以及东汉以后表示交战的动词“合”,然后又由表示交战的“合”转指交战的量,形成了动量词“合”。因此,名量词“合”与动量词“合”的形成机制都是基于相关性的认知转喻。动量词“合”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消失,不过作为构词语素还保存在双音复合量词“回合”里(一般用于竞技类项目)。

以上的“合”不论是名量词,还是动量词,在汉语历史上始终都不写作“盒”。

二 容器量词“合(盒)”及其量词化程度

所谓容器量词“合(盒)”,是指汉语历史上先写作“合”、后来写作“盒”的容器量词。容器量词“合(盒)”与秦简时代的量词“合”虽然都属于名量词,而且在历史上曾经“同形”,但两者不是同一个量词,也不存在演变的关系。这里把“合(盒)”独立出来,不只由于它与秦简时代的量词“合”没有历时演变关系,同时也是因为量词“合(盒)”的来源与历时面貌等有必要加以梳理。

2.1 容器量词“合(盒)”

容器量词“盒”起初也写作“合”,后来才写作“盒”。量词“合(盒)”无疑来自容器(盒子)的名词“合(盒)”。“合(盒)”是一种有底有盖、由底和盖相合实现使用功能的盛物器具,其显著特征是使用时底和盖相扣合,因此盛物器(盒子)的名词“合”是关联动作显著特征的转指,或者说名词“合(盒)”的来源是动词的“合”(“合在一起、闭合”义)。名词“合”(盒子)在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(成书于533~554年之间)中才出现,唐宋时期较多见,并且从唐代开始可带“子”缀作“合子”。例如:

(12)唯多著丁香于粉合中,自然芬馥。(《齐民要术·种红蓝花梔子》)

(13)黄金合里盛红雪,重结香罗四出花。(王建《官词》之六十七)

(14)惟将旧物表深情,钿合金钗寄将去。(白居易《长恨歌》)

(15)车中投一红巾,包小合子,实以香膏。(孟棻《本事诗·情感》)

(16)胭脂合子捻抛却,钗朵珑璁调一傍。(《敦煌变文集·欢喜国王缘》)

(17)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团光,来日看之,乃一腐叶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六)

《广韵》:“合,器名。”《正韵》:“合子,盛物器。”^③如上文所说,盛物器的“盒”字本作“合”,大约宋代以后才写作“盒”。^④“盒”不但带“子”缀,还可以出现“儿”缀(“子”“儿”都是名词标记)。顺便提到,名词“合(盒)”有另外一个特点,即早期可以是体积较大的箱盒等,后来趋向小型化(明清以后尤为明显),一般是作为细软(珍贵物品)或礼品(包括食物)的小型容器。例如:

(18)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遗崔生,生亦留别。(《太平广记》卷六十三,《崔书生》)

(19)牛角盒儿一百个,鹿角盒儿一百个,绣针一百帖。(《老乞大谚解》)

(20)又端了两个小捧盒,揭开看时,每个盒内两样。(《红楼梦》四十一回)

与名词“盒”写作“合”或者“盒”的时代大致相应,在晚唐时期开始出现有计量功能的“合”、“合子”。而量词“合”是容器概念“合(盒)”的转指,其认知机制仍然是转喻,因为“盒”是有界的

容器、是盒装物品最显著的特征,因此也最容易被人所感知。例如:

(21)某等弟兄八人别无报答,有一合龙膏,度与和尚。(《敦煌变文集·韩擒虎话本》)

(22)某有玉龙膏一合子。(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一〇)

例(21)构成“数量+名”、例(22)构成“名+数量”,这两例的“合”“合子”都更像是临时量词。量词“合”例(21)与名词“合”例(16)出自敦煌变文上下文,比较这两例的“合”,可以看出量词“合”还具有临时性。

元明以后,名量词“合”就写作了“盒”,并且使用频繁。在结构形式上,除列单计量文体(如记账、开列食材食品或礼单等)用“名+数量”(如“小柬一封,微礼一盒”“寿面一盒,寿帐一轴”“荤素食八盒、甜食四盒、酒十瓶”“金华茶腿十只,燕窝一盒,钩翅四桶”之类),一般就是近代汉语以来的优势语序“数量+名”。在构形上,量词与名词“盒”都有“盒子”“盒儿”这类有标记形式。与量词“盒”组配的数词除了整数,还有半数、不定数、序数和表示各指或者定指成分等。以下举出明清时期的例子:

(23)珍姨叫小人送这盒酒点心来与奶奶过节。(《醒世姻缘传》三回)

(24)沈裁的婆子拿了一盒樱桃、半盒子碾转、半盒子菟豆,来看晁夫人。(《醒世姻缘传》三十六回)

(25)翠花每盒若干银?绒花每盒若干银?香珠每盒若干银?梳篦每盒若干银?(《镜花缘》三十三回)

(26)至面上皱纹,多擦两盒引见胰,再用几匣玉容粉,也能遮掩。(《镜花缘》五十三回)

(27)橱开后,里面都是金镶玉嵌的盒子……。第一盒奉命取出,启视盒内,贮有精圆的明珠……。第三四盒,系玛瑙珊瑚等类,光怪陆离,无不夺目。第五六盒藏着簪环,第七八盒藏着钗钏。(《清史演义》九十二回)

上述例(23)“这(盒)”表定指,例(25)“每(盒)”表各指,例(24)“半(盒子)”表半数,例(26)“两(盒)”表不定指,例(27)“第一/第七八(盒)”等表序数。这说明,清代以前“合/盒”的计量功能已经比较全面。

由以上举例也可以看出,用“合(盒)”计量的事物可以是异质(离散)的(如饽饽、水果、装饰物件等),也可以是均质(弥散)的(如“龙膏”“引见胰”等)。不过,“合(盒)”所计量的事物是异质的或者是均质的分别并不重要,因为人的认知是把有界的“合(盒)”作为一个整体,而不着眼于内部特征。从认知角度看,汉语量词,不论所计量的事物是异质的还是均质的,都是对事物的范畴化。

2.2 容器量词“合(盒)”的量词化程度

分析显示,具有计量功能的“合/盒”来自名词“合/盒”,清代以前“合/盒”就已经具备比较全面的计量功能,但是“合/盒”至少在清代以前语法化程度并不高。这不仅因为量词“盒”存留名词的语义和保留了名词的形态特征(有来源形式的后附语素“子”“儿”),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明显的反映,下面提出两点。

(a)在上下文中,量词的“盒”“盒子”显然是承接名词的“盒”“盒子”。例如:

(28)揭开帘子看盒儿,一盒是朝廷上用的果馅椒盐金饼,一盒是新摘下来鲜玉簪花儿。(《金瓶梅词话》十回)

(29)月娘见他不肯,一面教玉箫将他那原来的盒子,装了一盒元宵,一盒白糖薄脆,交与保儿掇着。(《金瓶梅词话》四十五回)

(30)童奶奶把他那空盒子回了他一盒白老米,一盒腌菜,又与了他六十文成化钱。戴氏也一点儿没收,拿着空盒子,丧着脸,撅着嘴去了。(《醒世姻缘传》七十九回)

(b)量词“盒”“盒子”前有表示盒子材质、用途、形制等的修饰性语素。例如:

(31)遣内使赐王汤药四金盒、金器二百两、银三千两。(《吴越备史》补遗)

(32)十五日,遣入内小底赐王汤药四金盒、对衣四事、八宝玉带二条、法酒一百瓶。……二十六日,遣使至王第慰问,仍赐茶药一金盒。(《吴越备史》补遗)

(33)家中抬了两食盒下饭菜蔬、两坛金华酒。(《金瓶梅词话》四十二回)

这种现象既可以表明容器量词“合(盒)”是容器名词“合(盒)”的转指,同时也说明它还有临时量词的特点,是量词“合(盒)”语法化程度比较低的表现。即使在现代汉语里,也仍然有“一大盒/两小盒”“一铁盒/一木盒”“一方盒/一圆盒”等的说法。因此总体上看,“盒”的量词化程度不高,这也是汉语容器与集合量词的一个共同特点。究其原因,就在于受语源概念制约,即源概念的个别性、显著性限制了这类量词的语法化进程。

由以上分析可见,在汉语的历史上,同一个词形“合”实际上有三个不同的量词,其中容器量词有先“合”后“盒”的词形兴替。这也表明,从事汉语量词的历时研究,“同形”现象是一个应该加以重视的问题,学界对一些量词功能或来源的争论,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分别同形异词及其形成路径或机制的差异。再如量词“张”,表示弓的量与表示皮、纸等物的量是否是同一量词的发展,就值得注意。我们可以这样来考察这个问题:如果基于弓与其关联动作(张弓)的显著性转指弓的量,而基于皮、纸类物的铺张、展开之类平面性特征转指这类物的量,那么对于量词“张”的形成等就可能会得到比较清晰的认识,而避免陷于反复的争论。

三 结论

可以确定,秦简“容(镛)二合”的“合”不是容器量词“盒”,而是基于动词“合”的“相合”概念、“容(镛)”须“两半相合”使用的显著特征,转指钱模(镛)的量,“容二合”即“镛(铸钱模子)两副(或两套)”。同样基于动词“合”的“相合”概念,也转指其他成对(成套)或者两部分相合为用的事物量(如屏风、皮箱之类)。

与动词“合”的“相合”义有历时演变关系的还有动量词“合”。中国古代交战双方短兵相接、交合厮杀,基于动词“合”的典型概念特征转指事件(交战)本身。从东汉时期开始表示交战的“合”又用作交战的量词,这是用事件“合”(交战)本身转指事件量(动量词“合”仍作为构词语素保存在现代汉语复合量词“回合”里)。

包括秦简“容二合”、唐代计量屏风与皮箱之类的名量词“合”,以及表示交战回合的动量词“合”,在汉语历史上始终都不写作“盒”。

盛物器具盒子南北朝时期写作“合”,宋元以后写作“盒”,盛物器的名词“合”是关联动作显著概念特征的转指。容器量词“合”见于晚唐五代,“盒”出现于宋代。盒子是有界的容器,是盒装物品最显著、最容易被人所感知的轮廓,因此转指盒装物品的量。

“合”“合(盒)”以及动量词“合”的来源均与动词的“合”(“合在一起、闭合”义)相关,但是具体演变路径不同:

(a)动词“合”→相合为用器物(如钱模、屏风、皮箱)的名量词“合”;

(b)动词“合”→双方交战→交战的动量词“合”;

(c)动词“合”→盛物器“合/盒”→以“合/盒”为盛具的物品名量词“合/盒”(明清以后统一

写作“盒”字)。

量词“合(盒)”因受源概念实体特征的个别性、显著性限制,至少在清代以前还明显带有名词的印迹(包括语义存留和形式痕迹),语法化程度不高。“合/盒”所计量的事物可以是异质(离散)的,也可以是均质(弥散)的,这是因为人的认知把有界的“合(盒)”作为一个整体,而不着眼于内容物的属性。

值得重视的还有,汉语量词的历时研究应该重视对“同形异词”现象的识别。

附 注

①本文所讨论的量词“合”《广韵》侯阁切,中上古汉语“合”另有古沓切(今音 gě),属于度量衡单位(一升的十分之一)。后者与本文所分析的内容无关,不在讨论范围之内。

②铸钱模子的“容(鎔)”早期写作“容”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。《说文》:“容,盛也;从宀,谷声。”段玉裁注:“今字假借为颂兒之颂。”“此依小徐本。谷古读如欲,以双声谐声也。铉本作‘从宀谷’。”“古文容,从公。”由大徐(徐铉)本《说文》“容”字“从宀谷”以及“古文容,从公”可见,“容”表示容貌是假借的说法并不可靠,“容”字古文象人的面容形,因此本义很可能就是“面容”“容貌”。由于在已经释读的甲骨文中不见“容”字,因此这一点还有待寻找更多古文字方面的证据。

③《正韵》即《洪武正韵》,明太祖洪武八年(公元1375年)乐韶凤、宋濂等奉诏编成的官方韵书。

④旧题干宝《搜神记》有指盛物器盒子的“盒”字:“即命取床后盒子开之,取金枕一枚,与度为信。”但是学界一般认为干宝《搜神记》是后世语料,据此不能认为“盒”字产生于晋代。另外,白居易《长恨歌》“惟将旧物表深情,钿合金钗寄将去”,“钿合”的“合”一作“盒”,也是后人的改动。同样的,《敦煌变文新书》有两例“盒”也不是变文的本来面目,《敦煌变文集》“盒”正作“合”。在指盛物器盒子的意义上,先有“合”后有“盒”,“盒”字应该是在“合”字的基础上增加义符(皿,器皿)形成的,属于古文字学上的累增字或区别字。

参考文献

- 江蓝生 2013 《近代汉语研究新论》(增订本)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刘世儒 1965 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,北京:中华书局。
- 沈家煊 1999 《转指与转喻》,《当代语言学》第1期。
-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1990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。
- 吴福祥 2007 《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名量词范畴的语法化程度》,《语法化与语法研究(三)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向 熹 2010 《简明汉语史》(修订本)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邢福义 1991 《现代汉语》,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。
- 杨永龙 2011 《从“形+数量”到“数量+形”——汉语空间量构式的历时变化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6期。
- Allan, Keith. 1977. Classifiers. *Language* 53: 285-311.
- Heine, Bernd,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. 1991. *Grammaticalization: A Conceptual Framework*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Lakoff, George and Mark Johnson. 1980. *Metaphors We Live by*. Chicago: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.

(冯 赫 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250100)